

美国诗人肯尼斯·雷克思罗斯的李清照词英译研究 ——兼论雷氏的李清照情结

葛文峰，叶小宝

(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美国著名诗人、翻译家肯尼斯·雷克思罗斯热爱、推崇中国“婉约派”词宗李清照，这缘于他的诗学审美偏向与人生际遇。他译介的李清照诗词对译语读者具有极强的情感感染力，译文的“时效性”解读增添了大量色情意蓄，迎合了读者的期待。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丰富了译文的多样态存在。而且，雷克思罗斯的诗歌中融合了大量李清照诗词的创作手法。因此，通过雷克斯罗斯，李清照在美国得以复活与新生。

关键词：肯尼斯·雷克思罗斯；李清照词；译介；情结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论

肯尼斯·雷克思罗斯(Kenneth Rexroth, 1905—1982)是美国著名的现代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20世纪50年代，他积极倡导了“旧金山文艺复兴运动”，成为创始人之一，并举办全美诗歌朗诵会。作为“垮掉派教父”，他对“垮掉的一代”产生了重要影响。雷克思罗斯通晓多国语言，仅在诗歌、散文与翻译方面的著作多达54部。

雷氏早年受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译《华夏集》(*Cathay*)的影响，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取了中文名字“王红公”，他一生翻译了大量的汉语古诗词。其中，李清照诗词成为译介的重点。在他所译的4部中国诗集中，《汉诗百首》(*One Hundred Poems from Chinese*, 1956)译介了李清照词7首；在1970年出版的《爱与流年：续汉诗百首》(*Love and the Turning Year: One Hundred More Poems from Chinese*)中，作为三位女诗人之一的李清照有六首诗词入选；与中国学者钟玲合译的《兰舟：中国女诗人诗选》(*The Orchid Boat: Women Poets of China*, 1972)选译了李诗2首、词5首；1979年又出版了与钟玲女士合译的《李清照诗词全集》(*Li Ching-chao: Complete Poems*)。在全集中，译者摒弃中国诗词全集以作品创作年代为序的惯例，将诗17首、词50首以“青春、寂、流离、悼、讽、玄、暮年”七个类别顺次安排，迎合了西方读者的阅读心理。书中包含钟玲撰写的长达12页的词人传记(含年谱)，内容详实、生动。书后另附关于48首诗词的、长达22页的译介注释。该译作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对西方读者了解李清照的坎坷身世和绝世才华，都有很好的帮助。”^[13](林煌天，1997：390)

雷克思罗斯对词人李清照的推崇与热爱，缘于雷氏本人的诗学审美偏爱及词人人生际遇在译者身上引起的共鸣。他的译文多以西方读者的接受为中心，英译策略灵活多样。同时，雷氏的“垮掉”身份及美国后现代诗歌的性爱主题不可避免地映射在李清照诗词的译介中。

二、“误入藕花深处”：诗学审美契合与情感共鸣

-1-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旅行与赋形：美国李清照词英译研究”(项目编号：12YJC740038)及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项目：“词宗远游：美国李清照词英译研究”(项目编号：2012SQRW214)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致谢：本文的撰写及其来源基金项目研究的开展承蒙香港浸会大学协理副校长、文学院院长钟玲教授的悉心帮助，谨表谢忱。

在早期英译的中国古诗中,雷克思罗斯极力推崇杜甫及其诗歌。而在译介杜诗的同时他意外获得了一部分宋诗的法译译文,从而初识宋代词坛名家李清照。他在中国诸多的诗人中“寻寻觅觅”,“误入藕花深处”之后,终得“知音”李清照。此后,他对李清照的英译便一发不可收。从他的第二部汉诗译集《爱与流年:续汉诗百首》起,至《兰舟:中国女诗人诗选》与《李清照诗词全集》,在女权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雷克思罗斯的诗学审美主题转向自己所偏爱的爱情题材和女性诗人的创作。后期的雷诗中或是洋溢着对女性的爱恋与痴情,或是假借女性之口、充满对男女爱情的言说。Eliot Weinberger甚至断言:雷克思罗斯——伟大的异性爱神父——倾其余生化为一名女性诗人。^[2](1986:117)

首先,爱情主题是雷、李二人诗学审美的共同点。爱情主题是李清照诗词中的重要元素,尤其是她与丈夫分离后,词人多填爱恋、思念之词来抒发心中的情感。如《点绛唇》:“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惜春春去,几点催花雨。倚遍阑干,只是无情绪!人何处?连天衰草,望断归来路。”^[12](侯健,1999:84-85)全词写词人盼夫归来之愁、相思之苦。作为诗人的雷克思罗斯也创作了大量爱情诗,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的《摩利支子情诗》。他借用日本女诗人笔名摩利支子(Marichiko)创作了60首相互独立的短诗,这些诗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主题:爱情。如同样表达思念恋人之苦,他写道:“紧张地度过白天,日里梦见你。星光下当我听到/晚钟在一个个寺庙中敲响/我满怀着喜悦松弛下来。”^[17](转引郑燕虹,2006:34)雷克思罗斯在中国女词人李清照这里探寻到共同的爱情诗歌主题。

其次,“伉俪情深”是雷、李二人个人情感生活轨迹的相似点。李清照早年嫁赵明诚。李、赵二人均博学多才,于诗文、金石、书画诸方面多有造诣,夫妻意趣相投,感情甚笃。李在《金石录后序》中称:“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12](1999:309)这里记述了夫妻二人共同读书的乐事,由此引出“赌书泼茶”典故来形容琴瑟和鸣的夫妻感情。但李清照中年丧夫,流落在南方各省,生活艰难。后再嫁张汝舟,随即又分离。自此晚景凄凉终老。雷克思罗斯的情感历程与李清照颇为相似。雷氏与发妻安德烈·雷克斯罗思夫唱妇随,一起研究诗歌、艺术,二人均长于绘画。生活虽然清贫,但满足于美满爱情。他认为他与安德烈的婚姻非常幸福:“我和安德烈在一起生活的时间越长,我们的感情就越甜蜜。我们共同营造了一个美好的家园,使我们性格中的宝藏得以保存。”^[6](1964:49)但他们仅仅一起生活了13年,安德烈便因病早逝。此后雷克思罗斯又结婚3次,但都不美满。雷氏在选取汉诗文本时曾坦言:“我只选择那些简单的、直接的诗歌……,换言之,就是和我自身生活境遇类似的那些诗歌。事实上,我是将翻译视为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4](1956:136)

诚如Linda Hamalian所言:或许只有在翻译时真正进入女诗人灵魂深处,他(雷氏)才能从中获取对女性的更多认识,而且要比他对一起生活过的女性的认识更深刻。^[10](1991:340)因此,李清照与雷克思罗斯的“相遇”既是无意的偶然,又是偶然中的必然。在宏观的文学思潮背景下,永恒的诗歌主题和微观的个人际遇促成“易安词”文本旅行到美国后,尤其是1970年代在钟玲女士的协助下,李清照自然成为雷氏译介的首选。

三、他乡的“易安词”:创意英译策略的体现

作为诗人的译者,雷克思罗斯提出诗歌翻译是“同情”行为。他称:“将诗译成诗是一

种同情行为——将自己与另一个人相认同, 将他的话变成自己的话。我们知道, 一位好的译者是不会对照文本逐字翻译的。他不是代理人, 而是全力以赴的辩护律师。他的工作是一种特殊的请愿。诗歌翻译是否成功的标准是同化, 看陪审团是否被说服。”^[5] (Rexroth, 1961: 19) 他强调译者不应受到文本文字的羁绊, 而应该积极向作者靠近, 真切地体会作者的创作经历和情感体验, 结合译语的文化与习惯, 适应译语读者的接受心理, 然后用自己的语言传达作者的情感。他认为, 翻译不仅停留在认知层面(理解原作), 更是情感的投入(感受原作), 是译者和作者跨越时空的心灵交流。只有达到这样境界, 译者才可能译出原作的精华。他的翻译标准是“同化”, 在归化的情况下使译文迎合译语读者体味(taste)。雷氏的翻译观与当代西方文化学派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的观点不谋而合: 强调翻译的“忠实”是不正确的, 甚至它不是语言层面的对等的问题。实际上, 翻译涉及到由译者在意识形态、诗学、文化体系的层面上所决定的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1] (2004:35) 传统译论的核心“忠实”并不是雷克思罗斯诗歌译介的第一要义, 创造性的翻译手法广泛地应用在李清照诗词的英译实践中。因此, 他的译文不拘泥于文字表层的“忠”、“信”, 而是意在传达原作中深层的、核心的情感脉络。

李清照在《武陵春》一词中状写了不可名状的哀愁与寂寥: “风住尘香花已尽, /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 /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 /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 /载不动许多愁。”这里女词人传达了景物之凄凉哀惨及人物之飘零孤苦, 达到了人之心与景之形貌和谐统一, 从而委婉、含蓄地创造出了一种凄婉的意境和隽永的韵味。雷氏的英译为:

To the Tune of Spring at Wu Ling

The gentle breeze has died down. /The perfumed dust has settled. /It is the end of the time/ Of flowers. Evening falls/And all day I have been too/Lazy to comb my hair. /The toilet articles are there, /But the man is gone away. /All effort would be wasted. /When I try to sing, my tears/Choke me. I dreamed my flower boat carried me to him, but I/Know so fragile a vessel/Won' t bear such a weight of sorrow. ^[8] (Rexroth & Ling Chung, 1972:40)

译文中不仅创造了“花舟”(flower boat)与“危舟”(fragile vessel)的意象, 而且重写了词的情节。原词借野外泛舟来状写词人的苦楚, 而译文是“花舟载妾见郎君”(flower boat carried me to him), 词人蕴涵的对夫君的思念外化为对他直接热切的期盼, 符合西方人直接表达情感的惯例。末句“载不动许多愁”译为“Won' t bear such a weight of sorrow”, 抽象、无形的精神忧愁获得了船可承载的“重量”(weight), 变成切实可感的事物, 显示了愁情的深重。译文中“危舟”载愁驶向“他”的意象增添了动态意蕴, 更加具象化。译者热切“同情”的创造英译法遵循西方读者习惯的审美路径, 便于他们体察词人的内心情感世界。

雷克思罗斯的灵活译法还体现在他对汉字发音的稔熟和“归化”再现。如《添字采桑

子(芭蕉)》一词中下阕为：“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霖；/点滴霖霖，/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其中重复“点滴霖霖”，为词人状物之语，写暮夜雨淅淅沥沥不停的样子。但从发音上讲，“点滴”为连绵词，“霖霖”为叠韵词，其音乐性强化了词人怀恋故国的幽情。译者将其译为：“Dien! Di! Dien! Di! Bitter cold, unceasing rain. / Drip! Drop! Drip! Drop! Bitter cold, unceasing rain. / Loneliness. Loneliness.”^[9](Rexroth & Ling Chung, 1979: 39) 译文模拟原词的创作范式，首先实现了行文的重复；然后将“点滴霖霖”的状物词译为具体的雨水滴落的象声词：“Dien, Di, Drip, Drop”，通过运用英诗头韵和类尾韵，外化词中隐含的心情，使原作阴柔的低吟不知不觉变成了一种节奏急促、压抑的倾诉、宣泄；最后以“Loneliness. Loneliness”直抒胸臆，阐发雨夜无眠的孤独。

此外，雷克思罗斯在翻译过程中对李清照词的“标题”进行归化处理，也是其创意英译的体现。词的“标题”包含词牌与词题。词牌，也称为词格。宋朝以后，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在这种情况下，为表明词的内容，另加题目，是为词题。绝大多数词有词牌而无词题。雷氏在英译这些“标题”时，以英语读者的理解与接受为中心，翻译策略极富创意之处，例如：

中文 “标题”	雷译	<i>One Hundred Poems from Chinese</i> , 1956	回译	《汉诗百首》 (1956 年)
		<i>Li Ching-chao: Complete Poems</i> , 1979		《李清照诗词全集》 (1979 年)
怨王孙	Autumn Evening Beside the Lake ^[4] (93)		湖畔秋夜	
	Watching Lotuses, To the Tune “Grievance Against My Young Lord” ^[9] (7)		怨王孙·观荷	
小重山	Two Springs ^[4] (94)		双春	
	Two Springs, To the Tune “Small Hills” ^[9] (12)		小重山·双春	
蝶恋花	Alone in the Night ^[4] (95)		孤寂之夜	
	A Song of Departure, To the Tune “Butterflies Love Flowers” ^[9] (50)		蝶恋花·一曲离歌	
一剪梅	Peach Blossoms Fall and Scatter ^[4] (96)		梅花飘零	
	Sorrow of Departure, To the Tune “Cutting a Flower Plum Branch” ^[9] (23)		一剪梅·离愁	
浣溪沙	The Day of Cold Food ^[4] (97)		寒食节	
	The Day of Cold Food: To the Tune “The Silk Washing Brook” ^[9] (27)		浣溪沙·寒食节	

从表中所举例子可以看出“标题”在雷克思罗斯英译过程中的变化。1956年雷氏首次译介李清照词时,舍弃与词的内容不相关的词牌,同时新拟定一个题目,以概括词的内容;或者,结合词牌名与词的内容,命名一个新题目,如《一剪梅》译为:《梅花飘零》,既点明了词牌,又兼顾了“飘零般的离愁别绪”的词意。该英译策略突出了词的主题,简洁、明了,便于英语读者的理解。在《李清照诗词全集》中,由于中国译者钟玲的参与,使得“标题”的英译更加新颖。较之1956年的译文,1979年的词牌翻译保留了意译后的含义,附于新拟定的题目之后,称之为“谐某某律”(To the Tune),以示词为可以配乐歌咏的文学范式。与此同时,1979年添加的词题比23年前的题目更富有诗意。如“一曲离歌”较之平淡的“孤独之夜”更加诗趣盎然,使压抑的孤独释放为如歌如泣的情感宣泄。这种英译策略使“标题”保留词牌自身特色的同时又深化了诗意,是雷氏成功创意英译李清照词的典范。

由此可见,雷克思罗斯倡导的“同情”诗歌翻译观,强调译者用译入语进行再创造,译文要传达原作的神韵,要给读者带来美的感受。在李清照诗词英译过程中,他实践了“译者是‘辩护律师’”的主张,彰显了译者的权利和自由。他运用创造性翻译策略,给西方读者展现了李清照诗词的美和境界,其优美、典雅的译诗得到了学界广泛好评。William Lockwood称“他(雷克思罗斯)再创造了李清照充满想象的诗歌之光辉,并因此把她明亮、丰富的个性带到我们生命之中。”^[18](钟玲,2003:41)

四、 异域“兰舟”及其他:时效性的性爱解读

雷克思罗斯强调译作的“时效性”(Temporality),即某个时期成功的译作在另一个时期可能是失败的译作,因而文学作品总是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重新翻译。他提出评判译文质量的一个重要条件:在不背离时代要求的情况下,译作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原作?所谓“时代要求”即历时性关照下译者与译语读者所处历史时期与文化身份境况的融合。所以,雷氏李清照诗词创造性译介会产生大量“误读”、“误译”,最显著的是大量文化意象词汇被赋予了性爱含义。但是,这种译者的错误解读与译者的时代及文化境遇密切相关,也是特定时期译语读者的文化期待。

雷克思罗斯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使他在“垮掉的一代”到来之前就已经“垮掉”。因此,作为“垮掉派教父”和“垮掉的一代”理论家,他的文学主题与选材直接影响了“垮掉”时代的社会思潮与文艺创作。尤其是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性爱叙述一直是他喜爱的内容。早在1944年,他在《学问的优势》中写道:“我坐在寒冷中写诗,/在卷边的空白处画裸体,/与我想象的十六岁的/女色情狂性交。”^[14](马永波译,2003:120)之后,“垮掉的一代”支持性解放(或性自由)和同性恋权益,这种自由观念与他的色情主题一脉相承。自20世纪50年代起,在雷氏所创作、译介的诗歌中,性爱成分的显现有增无减,为性自由思潮推波助澜,顺应了“垮掉一代”的性解放呼求。其中,李清照诗词中诸多意象被雷氏“劫持”、赋予性爱含义,以迎合当时的“时代要求”。如“兰舟”等经典、高雅的意象即被译者庸俗化、肉欲化。

“兰舟”即木兰舟,船的美称,木兰树所制的舟船。“兰舟”一词被赋予性色彩始于《爱与流年:续汉诗百首》中《一剪梅》一词。该词译文中融合了大量的性欲元素。其中有“轻解罗裳,独上兰舟”,“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句。译者译为:“Gently

I open / My silk dress and float alone / On the orchid boat", "Flowers, after their kind, flutter / And scatter. Water after / Its nature, when spilt, at last / Gathers again in one place. / Creatures of the same species / Long for each other".^[7] (1970: 95) 译者将词人在上阕中的“轻解罗裳”演绎为词人的情欲诉求:“落花飘散循其类,流水溢聚因其性”,译者据此隐喻词人的性孤独、性饥渴,故而联想到词人裸体乘兰舟荡漾。雷克思罗斯同时在注释里称“兰舟:指词人之性事,亦或确指其阴户”。^[7] (125) 1971 年雷氏与钟玲合译、出版《中国女诗人》时,他便将“兰舟”与女性结合起来,取书名《兰舟:中国女诗人》。他明知“兰舟”是“Magnolia Boat”,却为诗意起见,译为“Orchid Boat”。他的诗人灵感将“兰舟”赋予女性色彩,象征女性美,甚至暗喻成女性的性器官。重译《一剪梅》时,雷克思罗斯明确注释“‘兰舟’是女性性器官的常用比喻。”^[8] (101) 在此后创作中,他也成功地将这一词语纳入性爱主题诗歌中。如著名的《摩利支子情诗选》第 32 首中写道:“我紧拥你的头贴在/我双腿之间,我顶住/你的嘴,就这样随波而去,/永远,乘着兰舟/浮在天河。”^[15] “兰舟”一词经过他的译介,吸纳了性爱涵义,成功地融入了美国本土文学,实现了经典化构建。

除此之外,其他李清照诗词也存在此类时效性的性爱“误读”。《感怀》诗中有“青州从事孔方兄,/终日纷纷喜生事”句,这里词人尽兴嘲讽了美酒、钱财的惹是生非,表露出她望断尘俗的气度。译者将“孔方兄”诠释为“男色关系,男子间的性爱”^[8] (104);《贵妃阁春帖子》有“金环半后礼,/钩戈比昭阳”句,为恭维皇妃名尊位高之语。译者进一步阐释“银环”、“金环”为帝王与嫔妃的性事、生育的标记。^[8] (115) 这都体现出当时美国人对性文化的敏感和关注。

雷克思罗斯的性爱主题选择倾向与“垮掉的一代”对性的自由与开放态度,促使李清照诗词的英译也保留了它的译者及相应时代的痕迹。译文中的性爱意蕴满足了译语读者的“期待视野”,正是译者追求“时效性”译作的投射。目前评判的“误译”在 20 世纪 50 年代及以后的若干年中,就其当下的“时效”而言,有存在的合理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丰富了李清照诗词译文流播的多元化。

五、 余论

毫无疑问,译介李清照深深地影响了雷克思罗斯的诗歌创作,他的诗歌中可以清晰地寻觅到李清照阴柔婉约的抒情词风。李清照诗词中惯用的“雁”、“月”、“心”、“夕阳”等意象在他的诗作中多有移植,甚至汉字也被直接写进诗中。如他的诗作《心》:

原诗:

心

It is the time when
The wild geese return. Between
The setting sun and
The rising moon, a line of
Brant write the character "heart".^[11]
(Sam Hamill, 2003: 722)

译诗:

心

大雁飞回来了,在
落日和
初升的月亮之间,一行
大雁写了一个汉字“心”。^[16]
(郑燕虹译, 2006: 162-163)

雷氏的这首诗直接效仿了《一剪梅》的写作技法：纯粹描写景物，意味含蓄悠远，不使用任何带感情色彩的修饰性词语。该诗的汉字“心”用得尤其传神，寓意深远，留给读者无限想象的空间，是化用原词末句“心”的结果（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李词中“雁字回时，月满西楼”的“雁字”蕴涵了相思、苦恋之情，且雁队之“一”字、“人”字形也状写了一种孤独寂寞。雷克思罗斯译为“Only the wild geese come back/ And write their ideograms”。^[8]（27）译文中大雁飞行时排成的“意符”（ideogram）具化为雷诗中的“心”（heart），呼应了诗题之“心”。独特的诗人灵性与智慧，令人折服。

值得注意的是，雷克思罗斯译介的李清照诗词与他本人创作的诗歌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他的诸多作品难以分清是译作还是创作。学界甚至有人认为雷氏的翻译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仿写”（imitation）。美国学者Robert Kem对此评论道，作为诗人的雷克思罗斯似乎更依赖其本性和个人兴趣进行诗歌翻译，他在诗歌译介时，“有时候相当自由，而有时候则又尽可能的准确，这完全取决于他当时对某首诗的具体感悟。”^[3]（1996：242-243）

综上所述，肯尼斯·雷克思罗斯译介的李清照诗词在译者文化身份与时代特征中得以“再生”，译文寻求的是一种异质文化语境中的“传神”、“传情”样态。雷氏生动的解读与灵活的英译打破了译诗“忠实”与“误译”的二元对立，实践了雷氏“同情”诗歌翻译思想。译文中大量意象因“时效性”而留下性爱烙印，令英语读者欣赏到了“异样”的李清照。他对李清照的因缘与痴迷也使得雷诗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婉约”风格。肯尼斯·雷克思罗斯跨越时空“相遇”李清照后，凭借“易安词”叙述了自我、丰富了自身的诗歌创作，缔结了一段令人瞩目的中美“诗缘”。

参考文献：

- [1]André Lefevere. *Universe of Discourse* [A].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C].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35.
- [2]Eliot Weinberger, *At the Death of Kenneth Rexroth* [A]. *Works on Paper* [M].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86:117.
- [3]Kem, Robert, *Orientalism, Modernism and the American Poem*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42-243.
- [4]Kenneth Rexroth, *One Hundred Poems from Chinese* [M].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56:93, 94,95,96,97,136.
- [5]Kenneth Rexroth, *The Poet as Translator* [A]. In K. Rexroth (Ed.). *Assays* [C].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61:19.
- [6]Kenneth Rexroth, *An Autobiographical Novel* [M].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64: 49.
- [7]Kenneth Rexroth, *Love and the Turning Year: One Hundred More Poems from Chinese* [M].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70:95,125.
- [8]Kenneth Rexroth & Ling Chung, *The Orchid Boat: Women Poets of China* [M]. New York: McGraw-Hill, 1972:27, 40,101,104,115.
- [9]Kenneth Rexroth & Ling Chung, *Li Ch'ing-chao: Complete Poems* [M].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79:7, 12, 23,27,39,50.
- [10]Linda Hamalian, *A Life of Kenneth Rexroth* [A]. New York: W.W. Norton & Co., 1991:340.
- [11]Sam Hamill & Bradford Morrow, *The Complete Poems of Kenneth Rexroth* [M]. Washington: Copper Canyon Press, 2003:722.
- [12]侯健, 吕智敏, 李清照诗词评注[M].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9: 84-85, 309.
- [13]林煌天主编, 中国翻译词典[Z].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7: 390.

- [14]马永波译, 温伯格[美]编, 1950 年后的美国诗歌: 革新者和局外人[C].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120.
- [15]王红公: 摩利支子情诗[OL].<http://www.poemlife.com/TranslateColoum/fanjinghua/article.asp?vArticleId=24494>. (2012-3-14 读取)
- [16]郑燕虹, 论中国古典诗歌对肯尼斯·雷克思罗斯创作的影响[J].外国文学研究, 2006 (4): 162-163.
- [17]郑燕虹, 《摩利支子情诗》中的东方文化意象[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6 (12): 34.
- [18]钟玲, 美国诗与中国梦[M].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41.

A Study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Li Ching-chao's Ci-poetry by American Poet Kenneth Rexroth ——with Rexroth's Li Ching-chao Complex

Ge Wenfeng Ye Xiaobao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Anhui 235000)

Abstract: Kenneth Rexroth, the notable American poet and translator, loved and canonized Li Ching-chao, the great master of the "Constrained and Gentle School" of Classical Chinese Tz'u, which results from his aesthetic orientation of poetry and personal experiences. Li Ching-chao's poems translated by him deeply impress the readers of target language, for its "temporality" of adding of eroticism caters for their expectations. In a sense, this enriches the diversity of Li's translated versions. Moreover, Li's techniques are involved in the translator's poem-writing. Therefore, it is Kenneth Rexroth that makes Li Ching-chao recover and relive in America.

Keywords: Kenneth Rexroth, Li Ching-chao's Ci-poetry, translation, complex

作者简介: 葛文峰 (1981—), 男, 山东莒南人, 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硕士。研究方向: 典籍英译、中外比较文学。

叶小宝 (1964—), 男, 安徽安庆人, 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硕士。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